



藝林學山五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孟子注

譚苑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若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搥錢樹之比也

長字當讀為長少之長凡年長禮當拜妻長則無拜之理故曰非禮之禮也不然人長拜其妻尚可言禮哉用修以為古今畏內之最當是誤讀長短

之長耳且古今畏內更有劇甚者質之拜妻詎足

當首席耶

錢樹出唐小說某伎人歿其子謂母云阿母錢樹子倒矣

隋志孟子有鄭玄注七卷劉熙注七卷綦毋邃注

九卷通考並無之蓋宋世皆亡惟趙岐注存今人

亦罕讀矣

又丹鉛錄載馮婦章句讀云善搏虎卒為善句士

則之句野有衆逐虎

云按此說士字前後相應

文理暢然過前人所定者不可沒也并錄之

二唐書

五代時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遂有新

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

張公漫錄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歐為宋一

代文人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所著絕懸如此今載

二書之文于左

歐為宋以下論十事要說

南園漫錄滇人張志淳撰張含父也又有續錄十

卷家君宦滇俱得之余遍閱絕無論唐書語蓋用

修成滇日或相討覈則有之余謂二書得失猶齊

楚魯衛與其為舊史之猥亡寧為新史之僻也

十事要說舊唐書所無見吳兢昇平源所述晦伯

辯已明若新唐書乃列傳中語傳皆宋撰而蔽責

于歐陽何也

欄柄

張無垢云欄柄入手則改頭換面隨宜說去今講學者悉用此語而不知所自出也

宗杲謂張無垢云門下既得此欄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用修亦未知張語所自出也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竝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

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曾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竝世對豪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默流傳妄哉

此等語皆用修太偏處子安誠俊才第此文之工詎在此事杜陵用事之妙絕出千古卽子安生開元間亦當退舍何以云不能追也都緣四字稍僻楊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自手舞足蹈亦子安有緣耳

三國典略丘悅撰以江南關中鄴下爲三國此蕭明與猶辯書蓋卽蕭淵明唐人避神堯諱也子安才藻獨步唐初入盛唐似過右丞而遠韻不及終是弱于李杜若其學術殊有足稱非浮華士也見史

晁公武讀書志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踈略如此

太白余別有辯唐英君房誠失之乃陳氏遺論耳然卽此便謂晁氏多誤是放飯流餒而譏人齒決也

楊執以太白爲蜀人故凡謂白非蜀產者必峻其指擊晁不幸適當之

劉向七略別錄阮孝緒母嬰書錄近世俱不傳獨晁全編載文獻通攷所持論甚有可觀揚似未深考者博雅士自能識之

紫電清霜凡語也子安幸而合于楊故凡語而劇
賞唐英君房小失也公武不幸異於楊故小失而
大譏皆非平心易氣之道也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
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
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
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毋之兕科雉者甫出
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按楊說皆臆度未必然果爾則商羊卽盤庚之羊
孔雀卽旦父之雀耶諸書皆秦漢人撰必自有此
獸非若六朝唐人造作名義如銑溪玉格之類也
又丹鉛總錄二十五卷云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
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方乳
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
其謬耶

此又以說苑爲晏子春秋夫子毋可爲隨則二兕
亦可爲隨且安知二兕之云非卽子毋二兕也
書稱殺隨兕不出三月既能爲人禍福必爰
利之屬非恒有物也此類他無注釋可考與其鑿

也毋寧闕之

果子毋相隨不可殺則昔人射斷腸之猿行青蚨之術者詎無一禍福耶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棣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棣之無目也棣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憮於此也

丁卯詩淺陋誠有之而俊語亦自不減在晚唐較錚錚廷禮品彙博采唐詩固不得盡廢也至正聲則渾之近體無復一篇意可見矣用修不詳考第據方回律髓之語而驟譏之非通論也楊載仲弘詩名元世選唐音者自是楊士弘字伯謙合而為一果有目者耶

又按稱渾詩遠賦不如不作乃唐人語下復云非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則唐人固匪論其詩也無已學杜與許絕不同言自應爾然亦趣渾字韻不然區區一丁卯何苦發此機耶

方引陳詩作誰云學許渾

許渾詩

劉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州作
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
不贅乎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脉可見卽
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

方萬里評下句最佳上句不及亦非是然揔之晚
唐境界耳渾烏絲欄手書詩見海岳書史顛米盛
稱之世遂亡一知者古人遺迹泯沒不傳何限惜
哉

坡詩

東坡春事蘭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趣韻非也唐劉
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竒女郎王真真詩燕折鶯
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芳草亦未歇謝康樂詩也坡當祖此楊所引誤
詩句相犯

徐鉉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
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正鉉詩上聯乃梅作也
凌歊臺詩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

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
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
諫卽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
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
膏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
之旣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
仲弘高棟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故至今不廢耳
此本瀛奎律髓語楊剽以劇罵郢州耳丁卯詩誠
爲穉弱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雲歸太華踈雨過
中條樹色連關迥河聲入海遙楸梧遠近千官冢

禾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
城來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
寄征衣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
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
盡遺乎高廷禮品彙以渾爲正變之首而正聲則
但錄絕句數篇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
詩人語豈可以事實拘用修引程泰之論上林賦
似得此意者今欲罵郢州則又主方萬里之言何
謂耶此詩佳句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
水來雖晚唐格調而清新自得未易輕也
選唐音者楊士弘選鼓吹者元好問用修自以工

考訂饒問學而伸弘天挺屢以無辜遭劇詆不亦
冤哉

論鄧州得失者顧華玉王敬美最當見唐音
評點執圃擬餘余非右許以楊語太過中耳

估客樂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後阻
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令釋寶月被之
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絰越布爲帆綠絲爲
帆緯鍤石爲篙足篙旁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
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
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
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楊劇詆許渾無學
而高武二君之事彰明簡冊憤憤如此古人目睫
之嘆有以哉

此條者字正
揚亦有辨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
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
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
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
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夕夜晨曉疊用自是六朝詩病老坡二句是文法尤遠於詩

八詠各爲詩題故篇中前六句皆時令語又夕行晨征解佩朝市皆平頭也四聲八病記於休文此可爲律祖耶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名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鼓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於此

唐詩紀事並載四首楊蓋未見此書然以魯詩爲

精練奇麗則誠然

草遮回磴一首漁隱已有評謂勝義山

近人詩誤

薦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北堂親也夜卽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恒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人之荆楚襲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懷而改曰泄瀉是口中暴痢也館甥女婿也上毋舅詩而自稱館甥是欲亂其女也真如諸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大顛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人屢下第而曰批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

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而曰百粵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號為作手徧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國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慙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可以世道慨豈獨文藝之末乎

百粵伏波是仲默寄黔國詩何害其美

詳此條語意皆譏李獻吉好薦北堂親批鱗書幾上山連夜即密麋鹿上姑蘇戎馬豺虎白髮衰遲悉李詩也楊說甚拘而可笑然亦李勸人勿讀書有以致之子玄所謂時無英雄易為王霸者哉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父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蠣黃也江瑤柱見秬苑卮言甚詳與蠣黃殊不類楊合而一之誤

錄秬苑卮言說于下方

蘇子瞻詩云金盞玉鱠飯燒雪海鰲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瑤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云余甚豔羨其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卽尾隴子稍大者也巳巳晤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再上可

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
臆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
珂雪以嫩鷄汁熟過之一沸卽起稍久則味盡矣
其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
江瑤柱實少故耳聞中西施舌蠣黃寧波酒蚶遼
東鰻魚爲最龜脚螿吐鐵黃螺之類次之以上俱
卮言說蠣黃余遇閩人每食之蓋類淡菜而差勝
獨江瑤未染指云

庾信

庾信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之曰綺艷杜
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老成獨
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
骨清易近薄清新易近尖子山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
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

清新綺艷六代之常獨老成二字於庾爲合楊說
是也綺多傷質四語尤名言惟以庾爲梁冠則非
江鮑諸人皆出庾上置何地耶

庾父肩吾乃梁人
信入周非顯梁世

王維詩

余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云漢主離宮接露
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王

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宮室盛矣秦川八百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皆離宮也奢麗若此而猶以惜露臺事比之可謂反而諷矣

右丞自紀景物露臺引韻耳楊解甚迂知詩者不

待辯

余笑謂露臺右丞用使極贊襄若丁卯用而下有秦川一半之語又不知何等請責矣

前人詩自有託風者如沈佺期漢文宜惜露臺費武帝須焚前殿裘李商隱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之類意皆顯然詎可一律自世人酷好附會遂使池塘春草宮殿微風氣韻手神盡入烏有至有以落霞爲飛蛾者斯文之厄至是余敢嘿嘿哉

藝林學山五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六

續筆鼓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越絕當作越紐跋

升菴文集

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十絕於彼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譫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已王充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卽絕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雋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

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

越絕書名解今在篇首其文字灼然東漢末人與著書者相去不遠蓋其書東漢人本伍子胥而潤色之者也卽所解絕字未暢不得以爲紐字之誤嗣是隋唐宋稭文志馬鄭諸家書目並無作紐字者况紐字文義曲迂又甚于絕乎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號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

五百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唐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以上俱本書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絕一書于子胥始末特詳且

稱贊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諭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爲此編易名越絕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據以去爲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繇明記始末而不復詳答亦得其一而不

得其二者與

余著九流緒論以越絕本于子胥是時尚未參此跋也

此書以爲子貢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劇亂

齊存魯一章爾用修以爲妄說是也詳味此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塋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戕于越地因而塋與吳平則

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也
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未及
究其顛末之悉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
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博宗之士

漢藝文志兵家亦有子胥

山海經序

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
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
官孔甲于黃帝妣妣盤孟之銘皆輯之以爲書

孔甲者黃帝史官見漢藝文志夏帝亦曰孔甲非
史官也終古在履癸世見竹書盤孟者書名列班
志小說類師古無注其義不可知今以爲黃帝妣
妣盤孟之銘豈附會湯之盤銘耶又孔鮒亦名孔
甲亦著書名盤孟余有辯見九流緒論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
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
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酌諸明高赤德又群
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
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注䟽射者也一
人射之未若眾人射之之多中也

檀弓之文當在左傳考工上公穀遠所不佯楊合而一之未當經猶招也數語可謂名喻矣

大易詩書春秋文之神檀孟左國策史文之聖班氏下逮韓蘇其文工陳思以迄盧駱其文巧此古今文章高下大槩也無已品文爲三獲麟兩漢其說亦公至于莊列宜登逸品列之于巧竊所未安公穀傳注之文又當別論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

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其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沮溺或自是姓名未可知楚狂姓陸名通或出後人撰造海濱漁父神僊傳以爲范蠡號

見孔安國傳中金

曰計然未詳范蠡自稱鴟夷子皮此缺皮字疑刻本遺誤然揚辯西施一則亦缺皮字何也樗里疾

號樗里子嘗與其茂爭宜陽事故用修誤而一之

已見陳晦伯辯

伍員范蠡其茂樗里疾生世既大不相能死復互爭一號可笑也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僊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按參同契文字極古漢人所著無疑其隋唐經籍志不列者蓋二史于道藏釋典皆不分疏群書之目惟統紀部數卷帙而參同契在道藏中故用修以爲不載而實非也自鄭氏藝文略始分疏群書馬氏因之然尚有不盡錄者云

又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二出諸僞蓋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二云用修所序本今已刻行然未可遽信爲古書也此書歷世相承雖不無淆亂安得古文驟出于千載

之下若汲家竹書乎

楊所云作偽者稱雲岩道人杜一誠

水經序

余近得水經惜其紙敝墨賤乃重為授軒止存本文若酈氏注衍為四十卷厭其枝葉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為道元水經遂使欽之心與其名姓俱泯焉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噫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用修酷重水經注嘗欲鈔其精語以洗卧遊錄之陋此序雖尊題當爾亦檢點之跡也

西溪叢語云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滙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滙自下滙易五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又別有書也右姚說未可盡憑然足為水經補逸並錄之

藝林學山六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七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鬼谷子 正楊上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卽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史區 云云注卽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論乎

正楊曰史記注鄭玄云鬼史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爲容區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者谷名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后出妄言亂世難信今謂子畧柳子亦未見耶以上俱正楊

麟按楊子法言云儀秦師鬼谷習縱橫家言注引應邵語則漢世已盛傳其人矣若其書之僞余已

詳辯于四部正訛中楊以鬼容爲鬼谷直當一粲

耳今閩本漢書真有以鬼容誤刻鬼谷者用修見比本又將引以爲証尤可一拊掌也

女偃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偃氏列

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

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

五妃之文或謂女偃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卽古舜字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

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爲三

山海經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

俊之妻生十日今以俊卽古舜字止云帝俊妻而

不言羲和是欲指爲女偃耳不又爲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卽舜

字假借音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若云古字后稷便是舜字常羲又其一妻耶

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而禮云三妃蓋世遠傳訛陶陰久誤必欲

求其人以實之夏五郭公意耶

思玄賦李善注引禮亦云二妃

麟按山海經所載帝王如黃帝顓頊之類皆古聖人無創撰異名若鴻蒙齧缺類者獨帝俊求之史傳絕無其名郭氏按文義參考謂卽帝舜是矣第此書所載帝王名號則實其事則徃徃無稽其尤

甚者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日十有二雖夷堅齊諧之誕不至是也讀者政當付之一笑迺楊陳皆以爲事實而引之辯之故用修謂舜有三妃而晦伯謂俊非帝舜何異蕉中之鹿哉余讀山海經頗得其解郭氏注中時發新義亦似稍有見者漫因舜妃及此兩君聞余說當絕倒于九京也

晦伯又謂世遠傳訛

云

此說極得之後人可無

語矣夫書固明稱二女卽禮經匪誤吾猶未敢從也李善博核群書必見禮經善本其引注文選者尤足証明

陳心叔名疑云舜二妃帝堯之子一娥皇一女英
紀載紛然不一皇一作媿一作黃英一作瑩列女
傳云堯二女也史記正義云娥皇爲后女英爲妃
或云卽楚詞湘君湘夫人妄禮記又云舜葬於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祗云釐降二女而
禮有三妃之文鄭氏不得其實乃云舜但二妃其
云三妃舉其貴耳此臆說也大戴禮云帝舜娶堯
之女匭氏或謂女匭與娥皇女英爲三路史云舜
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
氏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
卽女匭邪

海經又作登比豈卽大戴禮所謂女匭者邪尸子
云堯徵舜妻之以媿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
卽女匭邪
麟按女英與女匭音甚相近名疑以爲匭卽英字
之訛當矣書及孟子俱言堯降二女子于舜禮記後
出雜以漢儒穿鑿或因山海經而言三妃或山海
經因禮而妄撰女匭登比之文或二字訛爲三俱
不可知至如路史第博采前人遺逸務得其說以
傳三妃之名其是非悉不暇計矣

又按登比與女匭並出山海經羅氏路史顧以登

比皇英爲三妃而不及女匱者蓋亦以女匱爲女英也皆由傳會禮經故耳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正楊云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爲壁飾也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

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卽

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

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

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

左思以雄爲假珍恠蓋未詳也

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以上俱正楊

麟按晦伯並引諸說而不頌言玉樹爲何物然埜客叢書之說尤詳惜陳未及引之今備錄左方而訂以鄙見于後

野客叢書云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

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楊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在神宮中本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植詩綠羅綠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按此事辯者紛拏獨叢書最詳核故錄之但玉樹如楊所引亦可通而王陳未有以破之余謂賦中本言翠玉樹之青葱使果珊瑚衆寶爲之可言翠及青葱乎余此辯自謂足破千古之疑博識者定焉

嫦娥

月中姮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古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姁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大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

正楊曰此史繩祖學參佔俾緒論耳歸藏云嫦娥奔月是爲月精非始淮南也

麟按史氏之說得之而未盡山海經云常羲帝俊妻生月十有二月中嫦娥其誤當始此山海經之謬則本之常儀淮南之誤又本之山海非常儀占月則常羲生月之說亡由附會也非常羲爲帝俊妻則嫦娥爲羿妻亡由附會也

晦伯謂歸藏有嫦娥之說此不足憑歸藏六朝僞書蓋又竊淮南之說因此說又益見歸藏爲僞書也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后閱西陽雜俎藥有

大極泉蓋神漢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
僻事例如此

正楊云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爲萬物獲福無
方之源沼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僊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
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旣謂其虛誑又取以証者
何耶

麟按楊引詩此類却無妨蓋雜俎雖唐人采摭然
所記大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皆
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酉陽所摭書近率
不存故讀者似爲成式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
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卽其他可
見楊所引太極泉或成式雜錄往事焉知非出于
六代之書乎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雜俎自當得
之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歿於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正楊曰陸廣徵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

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藝苑卮言云用修證西施之沈江與陳晦伯證西施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此太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爲吳地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

麟按長公所駁陳引吳地志當矣然越絕書載女陽亭事云勾踐入臣于吳夫人道中產一女于此

亭句踐勝吳名亭曰女陽更就李爲女兒鄉蓋吳地志卽此事加于范蠡其訛灼然不待辯而亦可

見西施隨蠡唐俗已有此談矣

非唐俗元有此談必不傳會蠡也

西溪叢語引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楊所引逸篇謂出修文御覽此書齊祖珽撰通考尚有其目近絕不見傳恐楊所引自是太平御覽不爾則晦伯所謂影撰耳叢語一則并錄下方附以鄙見俟精識定之

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

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間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此又云復還會稽侯詳考之

按西施事諸學士紛紛迄無定論麟謂詞人之言乘興點筆自老杜外罕足據者况牧之延清子瞻二三君子用事多誤者耶王性之所解紫微詩尤

幸刺不通而姚令威引之踈矣核其可據以考証
當時惟越絕及吳越春秋耳吳越春秋東漢趙曄
撰而越絕雜有戰國西京之辭其說要爲得之太
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
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產明甚以余億蠡之爲人匪
泊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舍其襲爵
併祿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
又有他年一舸鴟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
之謬益微矣

蘇又有更憐夫子得西施之句今詩家萬口相承卽蠡無此事難乎免矣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后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
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
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瓊粳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酒牌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正楊曰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
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
尚之不知正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子乃二十世

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
人有姓葉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
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后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
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
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
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耳唐世士人
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漸廢不傳今其
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晉楊大年好之仲簡大
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時亦有此格后失其

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
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
遇二子號進士者以穴豁雙雙爲戲更投局上
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
有爲尉掾而上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
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
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此戲卽今
升官圖

麟按洞詩六赤卽今之投子是也葉子形製或如
今酒牌然今之酒牌不用投子唐之葉子詳洞詩

意或以骰子行之楊以爲卽今酒牌誤矣歐公以爲備檢亦非今韻固有作葉子者以便分拈故耳第今韻書從帙故便于檢閱歐公時印冊尚稀或以備檢未可知也彩選格久不傳據房序絕類近陞官圖與葉子全不類云

鄭氏經籍目編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徧金葉子格一卷俱不題撰人又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題李煜妃周氏撰楊以徧金爲編金又以編金格爲周氏撰俱誤鄭書目又有小葉子格一卷亦不題撰人

鄭書目彩選格尤衆并錄于左方以資博聞之士

骰子選格卷二漢官儀彩選卷三新彩選卷一文武彩選

卷三春秋彩選卷一元豐官制彩選卷一慶曆彩選圖卷一

尋僊彩選卷七選僊格卷一選佛圖卷一

葉子彩選之戲今絕不可考惟李易安打馬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者藏酒榼蒲雙感融今漸廢絕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可容二人獨彩選打馬特爲閨房雜戲嘗恨采選鼓錄勞于檢閱能通者少難遇勅敵打馬簡要又苦無文云云據此則葉子與彩選迥然不同葉子宋世已無能者彩

選宋晚尚能爲之然李稱采選叢錄難遇勅敵則此戲政未易言非若今官制之易又今紙牌童孺皆能李何以有不傳之嘆楊說之誤明矣

李所舉當時戲劇又有打褐大小猪窩族鬼胡晝數倉賭快等今絕不知何狀又稱選僊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人巧智按選僊圖見鄭氏書目與彩選連類而此以爲質魯任命者詳之正與今選官圖類蓋與彩選形製相似而實不同也亦猶序中所舉長行樗蒲雙三戲相類而實不同國史補云今世盛行長行之戲生于握槊變于雙陸是也打馬圖今尚傳吳中好事習之迹年頗有能者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韓書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以上正揚語

陳心叔荒史引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

識云麟按陳所引韓語見意林并所引莊語足破用修之惑正楊援証不若是之切也

韓子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也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

賈誼新書目有連語而韓非子無之恐楊誤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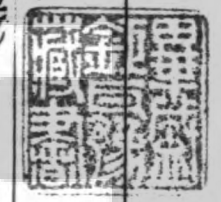
考韓非書若內儲外儲等篇皆先列其目為經而傳以解之然文體與連珠不甚類

藝林學山七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八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天祿正楊下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

陳晦伯曰天麤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

尺角而麟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
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右見瑞

應圖

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神童戲語也
乃即謂蝦蟆爲天祿何哉以上俱正楊語

麟按天祿宋時嘗人貢見夢溪筆談余已詳辯華
林博議中所引詩見韻語陽秋云黃庶字亞夫嘗
味假山曰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葵苔殿
前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蓋以天祿辟邪
譬假山耳語意甚明楊謂古詩題墓前石獸誤也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
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
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
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者
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
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
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鑿亦
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未等因天變切諫云云
又云敘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
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人侍禁中設宴
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
據此則子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
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麟按未傳疏云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
所不享十倍于前如淳注曰謂趙李從卑賤起也
絕無小臣二語而晦伯不引豈以上無小臣字耶
如蓋會下文入註耳疏後稱成帝數微行多近幸
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參以如說則小臣從上爲
句甚明用修以卽從帝微行者殊自可笑第李平
班姬以德進今與趙氏姊妹等列何哉

顏注趙飛燕李夫人固不倫楊謂趙季李欵則尤
舛二人陽翟亡賴遠非朱家郭解輩步兵何取而
稱述之劉辰翁以實有此人不必泥者差得之然
余意直並舉交游氏姓如杜詩高岑殊緩步之類
使常侍嘉州二集不傳今亦不知何等人矣又杜
孟子論文更不疑非自注孟雲卿則孰不以孟軻
况承上李陵蘇武耶用修以王右丞日夜經過趙

李家駁劉不知王正引用阮事豈必唐有此人
晦伯所引康樂語亦是祖襲嗣宗下屬程鄭似是
一人姓名然以相字推之當作二人爲是或康樂
但據嗣宗未詳訂也

大顛書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
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
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
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
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無有失墜總其日以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
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

正楊曰韓郁外集考誤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未云
吏部侍郎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
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
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耶

又引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

益大顛三書晦翁識高一世而所定若此殆不可解

按前人俱已辯明姑寘勿論可也

已上俱正楊語

麟按用修謂昌黎偽書乃外集所載三尺櫝也文公所言昌黎歿欵自是與孟簡書中語語類載之甚明惜晦伯未及引之以摧五鹿之角今錄左方語類百三十一卷云退之晚年所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如答孟簡書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歿欵楊以答孟簡書爲答

大顛書又改歿欵二字爲歿案二字不知前人文

卷亦曾否審詳耶

又懷素歌固贗作然非素撰也考自敘帖載名士詩李無一辭

語類又云退之與大顛書歐公謂實退之語集古錄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蓋未見耳然則考亭之先議論已然楊獨謂朱何耶

考亭上下千古三代以還所推僅王通韓愈然王之中說畧加品藻而已惟韓集參會諸家精爲校釋蓋六經論孟外獨肆力于此書其視昌黎何等人物也所執大顛三書以退之遷謫寂寥或當有此因據孟簡書及歐陽語不沒其實且不忍沒其

文也而楊以朱忌而毀之豈以已之心度人之腹乎

又文公昌黎傳注引皇甫溫所撰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以上俱考亭注中語今韓集皆有之麟謂考亭誠欲擠韓晚惑釋教則于皇甫此碑當據大顛書以指斥其不然何至引皇甫碑以証洪譜之漏逸且極

稱其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爲後世師法也楊別則又謂文公反覆鍛鍊必使昌黎不爲全人而後已且謂文公忌韓必欲自留一着締觀斯說皆不攻自破矣

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顛以軍州事餒欲求人處大顛不正答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援二言此則僧徒僞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

昌黎也

凡釋家所載諸文學士談禪理者率不可信如李翱杜衍之屬皆其徒僞撰居多

夷羊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恠物也蜚鴻蟻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按晦伯正楊歷引諸証辯鹿臺非養麋鹿之所商辛非棄良馬之人確矣第史記此文全引逸周書逸周書本曰夷羊在牧不曰麋鹿也二字自是史記誤徐廣但云夷羊恠物孔晁周書注及諸家史記注並不言余考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蓋商羊羴羊之類殷將亡之兆也諸注略無及此者至引喻設譬尤迂而可笑因錄後云蜚鴻今周書作飛鴻詳本文起語及夷羊屬對必亦怪物以他無可考不強為說云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正楊云索隱司馬貞著曰承禎誤

并下二條俱陳晦伯說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又鹽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爲秦致利成業

則開塞俱實字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類

麟考商子書實如楊語然是宋晁公武所言楊全

錄之惟司馬承禎之誤則屬用修耳見文獻通考

商子下楊旣以公武多誤此特引之而不著所出

尤可笑也

以小司馬爲承禎意當是傳錄門人之訛若紇石烈子仁孫洙之類則誤無疑

劉綺莊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

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揚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

何時人詳聲調必初唐也

南部烟花錄似無續編諸家書目並不載或揚誤記

他書

陳晦伯云綺莊大曆時為崑山尉作崑山編行于

世見志及中吳紀聞麟按中吳紀聞宋南度龔明麟之作而通考不載余有此書

又云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

麟按此詩聲調雖近初唐然實綺莊作據劉姓名

見唐詩紀事及文獻通考甚明楊至以不知何人

亦大鹵莽也紀事又載一詩亦五言律格殊相似但語不佳知前首劉作無疑也

劉氏集類一百卷宋藝文志鄭藝文畧皆云綺莊

撰通考載晁公武云綺莊昆陵人嘗為蘇州崑山

令家多異書采摭事類五十萬言上之朝萬希序

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有上白敏中啓疑

非玄宗時當考陳晦伯所稱崑山編據中吳紀聞即此書也

紀事綺莊下載此詩稱其善樂府嘗守藩與白敏

中韋琮崔元式善宣宗時人據此劉晚唐人明甚前疑可盡釋矣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

尤風打頭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

旅似非打頭風也

麟按用修解本洪氏隨筆云石尤風不知其義意

打頭逆風也唐人好用之陳子昂苦風云寧知巴
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人云知君未得去慚
媿石尤風據唐人諸詩則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
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颶狂飈之類今江湖間飄
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
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余過淮徐間往往遇之唐人
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
正指此也以此意解唐人詩亦無不通若以爲打
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尚有四面斷行旅之
說哉

又按此詩容參隨筆作司空曙諸家皆同楊作士
元誤

困學紀聞云容參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
詩意其爲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則楊

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

石尤之尤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
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云
惱懽青絲竿凌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
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上從舊尤字近得此忻然
附錄以貽同好云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宋王微味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味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

正楊云微味賦陳仁子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又云王微本傳不云有味賦之作豈別有見耶

麟按此說則用修爲得晦伯失之以陳詞賦非長故不辯六朝戰國面目耳史傳中詞賦之名安能盡載不可以本傳不錄爲疑惟廣文選之誤是承襲補遺用修亦未審也

藝林伐山

用修諸撰述歎此無敘亦不言伐山字面所從出按王氏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注畧加繩削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自我取之伐山生事也伐材熟事也楊蓋出此

赤牘清裁

漢以前赤尺通用已見王長公卮言余所閱尚三數處自唐人下用者絕希惟米芾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濶四赤長五六赤正用此字用修本意印証益明余每以二君好恠相似卽此一字亦

大是詞場佳處也

朱長文宋史有傳卽芾同時撰墨池編者唐亦有詩人朱長文

唐絕增奇

據序用修自謂前人遺珠茲前綴拾以唐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云云然壓卷秦時明月一首唐詩品彙已收工部錦城絲管一章敖氏絕句亟取前人遺剩不過數篇耳至所差品第亦多未安不若總會唐絕以四品該之余蓋有志而力未逮云

譚苑醍醐

此書首篇莊子注外餘盡載丹鉛錄中間有未見

者不過數條而已疑是丹鉛錄中纂出單行者故自敘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自許可謂至矣今讀之其踈略殆有甚焉如執吳競爲劉昫誤伯謙于仲弘至士會之氏張浚之名幾于戲矣豈醍醐之說亦方朔滑稽玩世哉

諸辯詳厄言正楊中

升菴詩話

詩話今盡載丹鉛總錄庚集二卷中而辛集又有詩話二卷則藝林伐山事率具焉凡用修所輯諸書幾百種

詳丹鉛錄序及藝苑卮言尚未能盡

余所得近四十餘編

然內多重複名有實亡者汰之僅三分一耳若其綴緝之勤嗜好之篤固不可誣也

如墨池瑣錄之類似未成書

韻林原訓

是編凡五卷藝苑卮言不錄余嘗疑爲厲書閱丹鉛錄序始信之用修饒字學所纂轉注古音等六種余悉有之中門與鄙見未合者畧具他編

千里面談

楊所手書寄張愈光者張刻之滇中亦卮言所未載因識此首錄溫子昇等四章謂七言律所自出然末二句皆五言余遍閱六朝得隋煬帝庾開府

陳子良三首雖聲調未諧實七言律濫觴也惜無從質之楊子云

五言律祖

楊用修生平嗜古盤育糾腹皆秦漢六朝而尤好纂集若金石古文風雅逸篇選詩外編古文韻語等手到輒拈指南來學標幟前聞厥功甚偉惜不無遺誤耳此編輯六朝近律者以明唐體所自出入門士熟習下手足可盡湔輓近塵陋超而上之舍律而古當塗典午始基在焉用修之識致足仰也第中實合唐律僅三四篇余更蒐獵梁陳間得

聲調大同者十數首其他近似亡慮百餘暇當緝
爲一編續用修書庶無遺憾云

其目畧具
詩數中

藝林學山八

續筆叢乙部

